

國朝獻徵錄
(六)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目錄

中書科中書舍人

梁良玉

引除

郭節

陳登

行人司司正

薛侃

行人

羅如塘

黃乾亨

孟陽

李紹賢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目錄

詹敏之

唐志大

王爾康

都督府斷事

高巍

都督府都事

况敏

錦衣衛經歷

况鍊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

中書科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梁良玉

梁良玉乃田玉族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靖難後與妻子訣易姓名挾微賢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弼書為業以死

中書舍人何申

何申不知何許人為中書舍人建文未奉使四川至
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
死

解後錄

卷之六十一

二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

忠節錄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
十筮書走異域貞卜給衣食客死

解後錄

卷之六十一

三

王孟端綬傳

王 洪

孟端諱綬常之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詩常北遊江淮浮黃河踰太行出鴈門往來晉代之間周覽形勝輒感慨弔古徘徊不能去一時聞人慕其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貌瓌嶭議論踔勵益加器重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綵與竹山林有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林擢為中書舍人嘗自以蒙 上厚恩拔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任書札總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傳後報萬分一於是知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著黃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名狀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不納入問之曰丈夫在所處輕者苟直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土益以此高之平居急朋友好賓客不計家有無然是是非非不苟隨俗俯仰雖兒嫉惡不顧丙申春正月臥病北京寓舍朋友日問致醫藥疾革語所知者曰生死如夜旦所貴此心不昧耳奄然而逝年五十有五君子惜之哉

塘王洪曰始予遊四方聞江湖間稱孟端名籍甚及識孟端觀其為人乃知得此聲豈虛哉孟端以布衣海遊無所遇晚以能薦遂登青雲顯名侍從間可謂遭逢其時至負其藝能非其人不與跡其志殆不可以勢利動哉世多稱其才莫知其中有卓然者吾是以為之傳焉

中書舍人陳穀傳

楊士奇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廩
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最
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無
愈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扇之羽人廣坐
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
卿大臣皆在旁跡不可耐思孝怡然受之從容進曰
登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英
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媿媿皆用
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斂衽鏘不復自矜大思

獻敏錄

卷之八十一

六

孝聲譽遂起時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
精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
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
山顛水涯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
缺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尋度某出某代某人十
率中七八其收畜之富悉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
僅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為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
江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
寬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為江西按
察使以嚴憚屬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內艱去服闋

遂選入翰林仍給廩永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

大題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
意又十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兩月疾
復作遂卒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
其為人博學謹禮耿介負直氣是是非非率依義不

阿假借雖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薄而勇於為

人道當然也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

入閩家福唐之玉融數世徙長樂宋福清冷世榮思
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嗣朋父仲進洪武中歷宜陽
韓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

獻敏錄

卷之八十一

七

子男二中勇同甫思孝所川心六書今得其傳者吏
部郎中盱江程南雲於是中勇奉史官陳叔剛所具
狀介南雲求余為銘將歸而納諸墓余雅厚思孝義
不可辭銘曰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籀所作時同文速
于秦斯古尚存邈趨簡便降隸分東都沿晉鶩草真
轉葩逐葉失本根唐米復古稻前聞後有作者承餘
熏思孝之作泝保源奇迹密義窮寒溫涵積而放談
瀾灑落手揮霍風雨奔交企屈鐵唯與璠雄渾築詩
時絕倫大書深刻盤繡雲鳴呼思孝今九京有位
者垂不刊

行人司司正薛侃傳

黃佐

侃字尚謙丁丑登進士疏乞歸養師事陽明於贛明年而歸汲引後學議行鄉約余氏李氏婦皆雙節已葬者秉其墓未葬者舉其喪閭里稱之辛巳赴銓授行人聞母計殞絕復蘓五日始食結齋中離山與士子講習弗輟遇 聖節正旦冬至預期齋行禮戊子入京聞陽明計率同門友歐陽德輩為位朝夕哭焉使山東過充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以紀其盛多士從之尊陸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論改紀孔子從祀侃疏請祀陸九淵陳獻章議上允陸罷陳已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八

而復疏建 皇儲事 詔下廷鞠 上躬聽連日刑

究不一詞曰明有 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此心不可欺觀者嘖嘖以真鐵漢稱之先是侃有同年彭澤以吏部郎考察降運判張桂薦為春坊諭德每謂 師生得道學正傳蓋以諛言動之也侃出疏示澤澤舉手加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聞之喜何如也第須機會耳蓋俟時乎及澤為太常卿會張與夏言爭勝乃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曰 欲托侃進本取親王承繼罪不容誅澤乃往謂侃曰昨見張羅峰言 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

勸之進侃許諾澤遂袖疏草而去歸即騰出送

張收之越日晚張以侃疏草封進次日澤往促之侃

乃進焉比疏入 上覽之大怒召夏及侃於午門先

令夏入示以侃疏曰此忠謀乎夏對曰亦是忠 上

由是疑之刑部尚書汪鉉被劾贓罪有旨迴避聽勸

張力薦鉉當視事遂起鉉比廷鞠 上御奉天門聽

斷使內使奏其語因併逮夏夏辯實不與謀先得釋

侃因言澤曾主張此事遂逮澤澤至甫加刑即垂首

喪氣招認與謀 上方欲刑侃知其冤遽釋之於是

澤澤搬關是非往來構禍謫戍平虜衛侃獲放還買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九

小舟出潞河適遇 聖壽節鄰舫有叅議項喬方欲

行禮有報喬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扣首祝 聖禮

節甚恭者莫測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

然因嘉歎其忠侃歸山從遊者百餘人丙申遠游江

浙會羅洪先輩於青原書院乃歸羅浮講學于永福

寺乙巳始還家十年 十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

四書

行人司行人羅公如塘墓志銘 劉 儼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
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
人可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塘濱行約同行於
尹君所凡四人尹於予居相比羅君過予曰適與妻
子別諭曰從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
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編
修陳先生文以著吾不朽予驚拒之曰何爲出此言
也君笑曰死分也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家道臨別
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塘必死無歸矣其臨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有聞公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母舅王來旬讀
記垂成乃嘆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兩經
鄉大家交聘爲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見
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
深意公奇之以爲邑庠生子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
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子同以文辭
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
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
以文或歌以詩聲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
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若溫然
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
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
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度
而宿於理其材贍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四十有
六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字本崇別號竹峰世家廬陵之印圖高祖中正元瀟
曾祖伯剛元鄉貢進士祖彥德父惟最皆績學

行人司行人黃公乾亨傳

顧清

先生諱乾亨字汝夏一字汝亨姓黃氏其先人有
元方者避晉永嘉亂入閩居福唐之黃卷唐散騎常
侍率始遷莆田自是爲莆田人曾祖壽生永樂中翰
林檢討祖子嘉知保定束鹿縣父深紅監察御史黃
氏自入閩傳千三百年或仕或隱代有聞人而至是
始益大先生生六歲而孤性敏甚及長好學善屬文
出語輒驚其長老成化甲午以第一人貢禮部明年
擢進士挺特自持不苟有附麗奉旨安置隆胡於嶺
南禮遺皆不受南人敬之丁祖父憂服闋念母老遭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回久之留妻子于家從嬴僮爇闕下乞南都便養有
沮之者授行人司行人副給事中林榮使滿刺伽國
滿刺在嶺南西萬里外故事使臣得招商賈募習海
事者以行有分堵常例銀度千兩先生卻不受或以
爲正副不宜異同乃畱其半于官俾修靈妃祠布政
使彭公鳳儀謂修祠守臣事不當煩使臣乃密遣以
爲其母夫人壽先生迄不知也癸卯正月發舟六日
至羊嶼颶風作舟薄于石壞與衆溺焉初先生以風
未時暫還省毋黥利者競叢貨于舟至是舟力弗任
故虞從弟乾剛侍行方舟壞時且登矣視先生

忍去遂同溺焉時先生年三十二有善水者得脫
安南以告事聞贈從仕郎行人司副遺官諭祭錄
其長子如金爲國子生如金鄉舉亦第一登進士爲
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以文行稱

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行人司行人贈山東道御史孟公陽墓銘

馬汝驥

公諱陽字子乾右僉都御史公春子也世爲澤之大陽南里人曾祖鑑祖彪以子都御史公貴累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祖妣王氏累封太恭人母李氏累封恭人都御史公舉進士由刑曹郎擢守嚴州正德庚午治行課天下第一超拜太僕寺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以邊事註誤謫陝西參議擢參政君領正德丁卯鄉薦第三甲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封修職郎恒欲以名節自表見初使宣府犒軍即與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十四

監督軍務中官抗禮中官不敢忤而禮益恭比行總鎮餽遺一無所取再使韓府亦卻其餽王乃製詩卷贈之爲行人凡四載不遷或有戲之者曰君見今行人孰三載不遷科道者乎君何不一見當道而坐自淹也君謾應之退而私自語曰君子立身當如白玉少有瑕玷終身之耻吾豈以官而易吾身邪且行人清秩何必科道哉正德己卯春三月 毅皇帝北巡榆林回命下復南巡人情騰沸科道官伏闕有言不報諸部院等官咸有言不報君悚然有憂色語諸寮友一十九人者曰 皇帝英斷嗜武比者儉夫左右

臨感遊幸無時上谷雲中榆林太原民老少感生心此之不救後將奚藥聞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萬乘主而馳大陸涉長江其險如何耶予輩咸臣子顧可守默循資以苟富貴哉諸寮友咸唯唯乃共抗疏極諫歷數權姦欺君誤國之罪疏入 毅皇帝震怒會先命諸部院官罰跪午門前五口恐未解權姦董乘間言曰此輩小臣匪言官乃敢出位誹謗若此他日可知矣 毅皇帝怒甚復命杖之午門權姦監之君知必死仰天嘆曰嗟乎天乎吾得死所矣越一日卒于京邸是四月十八日也距其生成化丙午九月五日得年僅三十有四卒之日諸親友候之有問者但言曰當死當死殊無一言及家事君平居孝友謙抑若無知者遇事則萬夫莫奪雖與其父議有不合輒厲言諍之既悟則跪膝前謝罪幼爲祖母鍾愛後乃迎養京邸比祖母卒哀毀骨立尤嚴于好惡區別淑慝不少假善者與之必誠敬有始終馬汝驥曰初君罰跪也予時亦在跪列然猶冠帶也君輩繫繫然極怙之若凶然惕若雷震實傷心焉君之卒也予適病不及弔哭秋八月予謫官澤州時都御史公丁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十五

王太恭人憂服闋家居矣乃得拜見堂上請臨其

哭之祀其祖鄉賢之祠。又明年辛巳三月十有四日。毅皇帝升遐。今皇帝由藩邸入嗣大統。首詔贈監察御史錄其子一人為太學生。權奸黨與並加誅。絕而天下新矣。語曰：天道好還。茲非其明驗哉。

卷之八十一
十六

行人司行人李公紹賢墓志銘 舒芬

崇德死子瘡甚伏荐不能走哭哭于家。慟侍者曰：子亦弱喘餘魂。其母傷哉。不知子於崇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子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敘事。徵蔣虞中。奉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視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蕪州。復浙江。浮漢。沔。登大徽。且遍中土。繁麗人情。洵。洵。思。變。叵。測。將。相。大。臣。多。從。史。之。予。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輩。約。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蘇。徵。韓。卷之八十一 十七

早報免朝。子率館中同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官皆懷。疏集闕下。太宰陸公沮之。且造歸惡語。昧時。夏十中。萬汝信。過子。扼腕恨。予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其可效。一子遂於是夕。在吾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鑿。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天威震怒。以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鑿。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行。廖交。

龍孫鳳陳倭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入
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
日得報命余廷璿等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
跪午門外五日楷奉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
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楷奉
跪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大言車駕出必不
利乃肉袒執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
駭公卿避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尤
顯者至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包服在昏暗中若
異流然奸無所容益諱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槩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九

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參劾各屬為
妄言者而天威遂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
等一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去衣杖三十為首者調外
任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巳卯命黃鞏等六人午
門前俱去衣杖五十徐鑿邊遠充軍其餘為民林大
輅周敘徐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
降二級時苑杖下者員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
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珪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
子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公吾崇德蓋十有一人
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寤與

子四五人而已使予為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蹟
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
而我獲生四也是舉也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
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
南京禮部明年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資麗
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為進士
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卒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詣
宣府明日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似非禮之禮
微子莫能辨析可但已乎予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
然曰適奉慰時與羣可語者料此義須君發之果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九

人將服我知人矣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
呼予哭崇德死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崇德以四月
二十四日死其家人將奉柩歸葬于南窳眼又急以
五月三日昇疾登舟大行潘宗魯使人來曰崇德知
之惟子深墓亦惟子銘也嗚呼其奚辭崇德諱紹賢
姓李先世巢縣人以戎籍編泗盱貽曾祖宗祖華父
本有隱德尤好士樂賢母黎氏繼母曹氏此崇德系
也崇德生成化辛丑十有一月七日幼穎異不羣凡
兒及冠見大志負時名與夫孝友稱于族豈弟稱于
鄉義理稱于友文章稱于主司幹旬稱于親政子不

暇詳姑以其臣朝一二專利害詔諸後來君爲進士
觀政戶部未決旬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
者猶假義取之君悉籍付有司且盡以其費還部夫
以寒素士偶值數百金之利畧不誘去其器如何耶
授行人月餘齋 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
開讀徐因水災倉守以羣鬪勢熾薰灸率吏視州衛
職官茲偃然席班首君立詔去其席橋不得與職官
同禮俾帖然去有不怒而威者矣比縉紳逮繫多以
迂此輩君畧無忌直奴視之而亦無能中傷蓋禮度
辨折自足服其心耳予嘗評君學足以立政才足以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二十

濟時義足以存孤謀足以奪人之志而深沉大度好
惡不形尤人所難及惜乎仕未久政未及見其大行
耳斯人也而止於斯耶

行人司行人贈福建道御史詹公敬之墓表

張岳

武皇之將巡幸尚內畏兩宫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
馬至東西華門闕者伏馬前諫不可爲回轡者屢矣
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
下泡泡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 上遣從者
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爲鎮靜之說
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况南海子近京師祖宗
時常臨幸 上一出卽泡泡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
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逆賊已成以重賄賂左右
變近 上南幸傳者謂濠將以輕舟伏甲中迎駕江
上變且不測已卯春三月戒行有日吏禮兵刑四部
及翰林院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留甚懇 上怒罰
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司繼之工部主
事三人又繼之 上愈怒褫繼上疏者衣冠械手足
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于獄中越五日又杖于
闕下余時備員行人司同僚上疏者二十人其七人
似死而嘗君敬之與焉敬之爲人開爽磊落長身美
鬚醇熟於世故每論天下事掀髯抵掌明于丹青其

科自資望又獨先同僚衆莫不推服之間其尤爲
之痛悼初上頰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卽羣伏闕
死諫頗爲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
而宸濠逆械發覺詔遣勳戚重臣往鞫之濠遂發兵
反上震怒召大臣議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
當是時都城內外籍籍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
遂或四方莫知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搖其爲變豈可
遽弭哉今上卽位首詔贈敬之與同死者皆監察
御史蓋以未官言路而死諫故卒以所能盡職者官
其志云父母妻皆贈如敬之官賜祭錄一子入太學
秩敘錄 卷之八十一
皆異數也國家養上有五六十年祖宗列聖優假成
就始終正德間權姦繼起用士大夫屢起與之抗或
列名或獨諍雖貶黜死亡而氣不少挫最後變起宗
藩連結左右嬖近之臣謀深而事秘非諸公舍一死
以諫人心益岌岌矣古人有曲突徙薪之譬若敬之
之死謂非繫天下安危成敗非也敬之死特年四十
四其再從叔父瀚方爲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幸不
死爲經紀其喪主事君今爲浙江左右布政而敬之
所錄嗣子曰貞亦授南京光祿寺署丞嗚呼敬之平
生爲人故太史石潭汪公銘之詳矣余獨懼後世謂

敬之止於一節死諫而不知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
有如是者故特爲書之使後尚有述焉

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唐公志大墓志銘

何良傅

嘉靖乙卯四月二十三日丁亥徵仕郎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左溪唐君以疾卒於吳興君諱志大字子迪左溪其別號先世居華亭之陶宅里六世祖文彬贅上海長人鄉張氏遂為其鄉人高祖耕安曾祖古塘皆不仕祖諱惟登弘治壬戌進士刑部主事選員外郎以剛直守其官忤逆瑾謫殺城令卒于官父諱球以文學有名膠庠間而不幸早世母陶夫人君生而穎異經史過目輒成誦方十餘歲已能屬文長者或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十四

試以題即應口酬對傳播郡中人皆詭異之父沒時君方弗穉也能治喪哀毀如成人親黨咸歎服而去君為人敦朴沉毅志量弘遠遇事敢為初為邑庠弟子員院試高等當廩友人某以舊廩服闋考居君下君憐其情即以讓之已而君領庚子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君世傳春秋之學及司馬史記朱氏綱目至於本朝與勝國交代之際其事蹟考據尤詳是以上下數千年間治亂興衰如指諸掌君學既博而意又忠懇初釋褐時與余同舍適西北多故每及時事輒為籌策證據今古議論侃侃其貌又虎鬚燕額也同

那張君習之林君與吉嘗笑曰吾傍中他日崖兵權定三邊者必子迪也而君日念陶夫人在家又獨子其奏名三甲第五例嘗得華夏之階願求南曹冷局以便養竟授南京行人司副司副便道歸將迎母以行比歸則母方病君依違久之遂上疏乞終養凡再上乃得旨君既謝職家居敦行色養之道有一女弟陶夫人尤鍾愛不欲頃刻去左右君為擇名家子贅焉先世清儉遺業不過二頃割其半以資女弟惟恐不得陶夫人懽躬親稼穡菽豆於圃畜魚於池以給甘旨或缺乏則解衣質貸略不為意人以非道餽之

卷之八十一

五十五

弗受也事叔父三山君如事其父撫從弟若同產修先世家規以整齊其族人貧不能自給者賑卹之又於宅傍建屋一區羣聚其族之子弟延禮名師館穀而課試之唐氏故名族至是益彬彬然風動郡中矣君上承母夫人之歡而敏行於族間居樂志自謂三公不易也遂無復有用世意時監司例得以地方人材薦有欲以君名上者君聞之辭避若將免焉而議亦竟寢方與二三同志擬待社山中為終老之計而兵從海上起矣初海寇之來不滿百人而吾地久不習兵禦之無策各滿意而去君嘆曰寇玩我矣且食

吳中官必大至因作海防議一篇其略謂此寇非禦之於海不可欲禦之於海必先治海戰之具今國初防海之備廢弛略盡寇至不知所指登陸而戰則力當十倍於海矣俟其深入而戰則力又十倍於初至矣又曰東南之人徃於久安不能自奮其命文武帥領必先北人援古三五之法為據其言鑿鑿切中肯綮書成以示所知乃又嘆曰人殆謂予將以求用邪遂秘之甲寅寇果大至時良傳亦以親老解官將歸而寇方巢穴其盧遂留滯金陵君貽書相報且曰其兄俱有子職不知寧親之計當作何處及聞吳興

蘇徵錄

卷之八

十一

地僻兵宜不至遂奉母夫人與羣從弟妹子婿居焉既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僻地結廬數十椽舍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及于指而君以一人拮据其間為之籌畫生計勞瘁心力適松郡大疫凡自黃浦之南轉徙他地雖遠無能免者疫及君寓先陶夫人君朝夕扶持得無恙既而妹婿與叔三山君相繼淪逝君不勝哀悼親護二喪衝冒兵刃歸葬其鄉復趣還吳興遂及于病竟以不勉其可哀也已嗚呼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祝同胞兄弟若塗之人矣一遇利害甚有父子不相顧者君乃合其族以

身任之間關險阻至劬瘁以死彼若人者聞君之風有不知愧者乎君與人交推誠任真中無町畦見者莫不知愛雖其嫉邪矯俗之意確乎不拔而又不宜為詭異可駭之行郡縣交際知常未嘗干以私或于法不便者則入言之性喜急人之難有急者往告之未嘗不應應之未嘗不盡力力盡而止平生不事積蓄即冠履裘袴之類亦無長物須俟其敵乃改為至於賑給貧乏如恐不及丙午歲郡大饑君出粟資粥以食貧民里有殺者皆為感動遠近扶植極負而至賴以全活者數百人一日有同年周之十君

蘇徵錄

卷之八

十一

正空乏也適鄉人褚某者以逋稅拘拿過其門君憐其窘甚即持與之有金某者役督賦以貧弱逃去縣追逮及其親黨君曰吾亦其親也代之役役畢而金歸縣官不知也其疎財仗義類如此及君之歿無以為斂踰月之後家人無以為食欲歸郡城無以為居則君之平生可知已君無他玩好顧獨喜奕一遇勅敵至于寢食俱廢其入吳興也同郡徐奉化伯臣董太學子元亦俱至相與結社賦詩登高弔古憂時懷積彼此唱酬時以寄予予讀之典雅悲壯有開元之遺音昔人謂詩窮乃益工殆信然所著有倫居賦改詩文若干卷 高簡聖政記二十四卷藏於家

行人王先生爾康墓志銘

陶望齡

先生王氏諱爾康字道安號性海居士其先秦和冠族也曾祖窮民公以義師扞寇灰之祖贈主事東寧公始遷廬陵父諱育仁以進士為涪州守先生生而淵默兒時常樂跏坐誦書纔十行人謂之癡十三居涪見圓覺經几上竊觀之父來問曰解否對曰解而道安實未曉文義徒娛弄帙中繪像耳父遽指經語詰曰試為解之道安迫無以應良久覺胸中忽開如刀斧剗於是夙慧頓明言論深奧父甚駭之退而討竟內學繕修深觀若循里巷窺房赴闥沛乎其無滯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一 壬九

也夕常夢異境偉人其丈夫皆身佩光明世界為金銀特見異書咸世所未覩也晨起尚憶之日所謂誦儒典數千言一歲中經史都徧辛卯領江西省薦明年中會試乙榜時年二十六矣道安故王氏學子涪州公以都水郎使時生道安傳舍中其母李也嫡曾宜人遇之厲收洗單驅車輒行長讀書有餘容雖舉鄉書而李不免勞役之乙榜例授教職士非年壯連困躓者多不棄就道安少年以母故遂為南城教諭奉李孺人以行人服其孝學徇招提有藏經道安官暇時往繙閱無遺者甲午應浙江聘分校禮經明年

成進士告還子無僮僕寄鄉人試免者舟以歸明年選授行人先後奉 兩周唐淮府復奉詔講論湖廣所至餽問一錢無所受好遊名山過輒留止嘗結廬焦山中習靜半歲始去道安初禮雲棲為毗尼師持淨業甚篤復棲心宗要參扣精猛忽與行幹折觸而有悟其使唐又得旨于松谷老人見既高即所守彌下其行履純密雖袖子中精苦者不逮亦間為文詞伸紙輒就對容奕移時亦靡厭也夕嘗端坐至昧爽脅不沾席自言如彈指頃耳辛丑奉李孺人北來居數月復以使行曰吾不返矣折所持手板而去畢使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一 壬九

上疏謝病屏招提中為眾講起信論著起信疏記通粹行之無何瘍生左足病中講楞嚴不輟已持曾宜人服強起襄事於是道安始授產有田穀所分債券皆焚之畢奔疾增劇右足復瘡瘡大如孟初病時道安于定中見脛骨盡黑曰此宿業也意不欲療然猶嚙戒吞藥酒進滋味以慰其母歎曰生死命也酒肉奚能為子死為後來鑒不愈于破戒生乎先沒數月諒危期日時將歸女子曾氏其家請以仲冬道安曰至期予往矣為更仲秋又捨田宅為精廬十日成券其友李子本請仲冬十日道安曰吾不待也易以朔

亡何謂子木曰初九日吾行矣是日果逝歟夕地震動屋瓦盡鳴道安王郵舍時涪州公見大比丘入門登堂軒然而來俄失之是夕本夢一僧從湧出覺而婉身故道安兒時人號之僧及居涪州公喪毀甚病足幾殆夢異僧授藥飲之而平後分試浙闈出居邸中患滯下夕數十起從者一人亦病逆旅人皆棄去飲食都絕俄有長比丘映立戶外廬以上出於戶持一盃從簾外與之受而飲湯也霍然而愈嘗登五臺見金浮圖高出雲表問左右無覩者輩時見羣緇遺案有頃曰天人至矣乃瞑鴻臚卿劉公言辭道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功易無功之功難嗟乎道安蓋謂予寒淺拘滯而為發藥與世之儒者多詆道安為異學其嗜浮屠言者又目為偏乘小機非最上圓頓之道惟同郡王奉常先生時槐亟稱其好學嗟乎顏氏既沒後世之好學有聞躬允蹈之若道安或鮮矣儒釋之名偏圓大小之辨吾烏能定之哉配劉孺人寧國知縣劉公女始道安止小樓日誦華嚴孺人夢大日輪懸樓上光采晃煜不可正視寤而言之道安為言佛法大指欣然信受屏葷血清淨自居先道安三歲沒沒時殊了了也子銘支莽道安其所自廬陵禿二力來取銘銘曰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先生竭來舉願車金粟病士雙杯漁優草鉢花詩一敷度生幾何還化初嗟世溷濁人並愚談圓說頓聊自誣哂啜癩穢誇天厨夢游清都身負帑先生劫來斬蕪蕪澄觀密行躬範模如投清珠淨潦滂手挾二龍歸昏衢羣生薄祐公何痛足如委土身空虛埋王下土友所吁銘詩告哀慰厥孤